





「二」(劍虹)

上海法租界寶昌路  
寶康里口博愛醫院  
張

[illegible]

清咸豐時、蘇州有蘊髮匠陸某者、家甚貧、與老妻賃屋居胥門外、因設店烏、顧店殊暗陋、少陳設、一日、有相士某甲、至其肆理髮、見陸貌憂鬱、不類貧人、因問之曰、余遍走江湖、陸某多矣、未有如子之富貴相者、陸某不待言、果、即識之曰、余半生潦倒、一貧如洗、平日衣食時慮不給、君何出此不倫之言、汕笑之甚也、然出言尚多奇相、雖不臻上乘、然出言尚多奇中、君具此富貴、今雖落魄、他日定當富發、會新簡督撫來蘇履歷、不幸中道抱病身死、總管文書某、爲人頗幹練、督撫倚之如左右手、遭此變故、不無撫恤、惟全主人運動此款、所費不貲、今未撫事而入已報、欲將何出、乃與僕事夫而密商、秘不發喪、俟事後再表白、蓋一接印、下屬之僕遂、錢糧之收入、及開喪後之吊儀、爲數甚大

富家子落魄記 (王嘉莉)

仁所連、關雎妻俞氏、卽其姑母、  
也、此事在民國六年間、姊夫徐悅  
富家之子結果如斯、爲富不仁之報  
、由族叔方仁收殮、旁人見之皆謂  
、倒卽不面、爲路旁屍、其地爲路  
居名村、

短篇小說 隔巷憐歌記

當喀嚕……那壁上的鐘兒已敲了十二下了，這時候已是半夜了，但是我爲什麼還不去睡、獨自一個癡癡呆呆的做什麼呢、唉……細想起來、也自覺得可憐可嘆、想我依人離下、天天爲人作嫁、這也罷了、只是我總是落拓不偶、雖有元龍的家氣、也漸漸的消滅完了、因想一個人懷才不遇、又要受他人的悶氣、你道可嘆不可嘆呢、如今對着這條夜蕭條、一凡無情的涼月、照着這紗窗上面、越發勾起人的愁緒、我的一腔熱血、好似湖水一般、兀自在心海之中、奔騰澎湃、所以我也沒意思去睡了。

程迢難行、水程關難越、而全如虎狼、異地人情似孤雛、更有眉笑入小人名、心口只言慈愛埋哥行不得、勸君家園安日息、胡不歸、情依依、草草青青馬正肥、異地棲遑天涯客、夢魂夜夜逐子驄、飛、老母倚閭、姑婆獨守幃、情依依、胡不歸、泥滑滑、空嗟咄、風雨一身侵滿蹣跚沒、借問何事苦奔波、各處行行不肯歇、誰說家鄉還規矩、起九空避斧鉞、謾教鄰里逞干戈、北堂寒、烽火連天傳南粵、殺草不聞聲、紅是血花白是骨、亡命人、那管泥滑滑。

道 客室客、送兒客、有頃展報聞之、子  
獨倚窗而野歎、有頃展報聞之、子  
向南翔遊、觀夫蔚藍天義、萬里  
無雲、岸上菜花、半作黃色、村中  
婦女、皆工作於此光天化日之下、  
無憂無慮、不亞秦皇土人、時有二  
牧童、口唱俚歌、高下疾徐、隨  
公清乾隆時供職西藏與老僧以  
輒縱談神理告歸方靜修充之德  
百大士迎歸方靜修充之德  
建康家庵名靜修庵即以西藏  
氏上土神前病瘳獲痊可  
大士神前病瘳獲痊可  
隨時派遣一役多人恭送八十來  
地十白澄

# 重遊南翔記

客室、遠覓屋、有頃屋已結構、獨南窗對野景、各展其蠅蝸之、向南稍進發、觀夫蔚藍天裏、萬里無雲、岸上菜花、半作黃色、村中婦女、皆工作於此光天化日之下、無覺無慮、不亞蘇皇上天、時有二牧童、口唱俚歌、高下疾徐、隨地公放、陰時供職、西藏與老僧靜經談禪、始生歸家、遠祖請以百大士、迎歸南方、靜修尤之德、建造家庵、命名靜修庵、即以西藏氏等上年疾病纏綿、百醫無效、大士神前竟獲痊可、迺特派選役多人恭送大士來

禽言詩四章

提坐爐，沾不沾，萬念都歸獨把壺。  
村柳樹青人酒，滿樹綠花紅映。  
嫩白對還白酌，一壺復一壺，有  
酒且管今日醉，不妨飲盡而醉呼。  
醉後不知胡天地，渾渾沌沌一睡過。

順  
 呢 絨 嗶 嘰  
 夏 歷 二 月 初  
 本號專在歐  
 美各款定造  
 全毛呢絨  
 各樣時花  
 嗶嘰直貢  
 各種新式  
 新正頭衣  
 並大兩衣  
 大正兩衣  
 買均極高  
 價廉物美  
 總店在  
 山 金 專 知  
 六 零 六

100